

九十年代中国小说佳作第七辑

中国小说精萃

农村读物出版社



舒楠 兴安/选编

九十年代中国小说佳作第七辑

'96 中国小说精萃

舒楠 兴安选编

农村读物出版社

'96 中国小说精萃

舒楠 兴安 选编

责任编辑 马春辉

出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2号 100026)

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北京市朝阳区科普印刷厂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5.25

字数 460千

版次 1998年5月第1版 199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平装 5 000册 精装 500册

书号 (平) ISBN 7-5048-2797-5/I·381

(精) ISBN 7-5048-2798-3/I·382

定价 (平) 22.50元 (精) 28.00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编者的话

1996年，在各地文学杂志的第一期，出现了一批引起读者和评论家注意的小说作品，北京的《人民文学》发表了谈歌的《大厂》、上海的《上海文学》刊登了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云南的《大家》推出了李贯通的《天缺一角》，此外，张继的《黄坡秋景》、梁晓声的《学者之死》、关仁山的《九月还乡》、孙春平的《放飞希望》等众多描绘现实生活的作品也在96年度的《人民文学》与读者见面。

这一年，现实主义创作在小说领域的“复兴”成为文坛谈论最多的话题，~~1996年~~成为所谓的“现实主义回归年”。

细读文本，《分享艰难》对下岗工人的描写在何申的众多小说中早有表现，谈歌的《大厂》比他上一年发表的小说《年底》在对国营企业的现实描绘上并没有走多远，《天缺一角》、《学者之死》对知识分子、文化人的同情与表现似乎也不是令人耳目一新的题材，但是这些作品在切入现实生活的某种近似的生发点上却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在作品中经济的、物质的决定性力量被充分甚至是过多地被强调，更直白地说，经济的拮据或缺钱几乎是作家最感兴趣的事情：国营大厂没钱，麻烦接连不断，厂

长一筹莫展，疲于应付（见《大厂》）；乡镇政府没钱，书记忍辱负重，用尽心机（见《分享艰难》）；学者没钱，有辱斯文，小赚“出场费”，顶着“徒有虚名”的学者名号，最终落得悲惨结局（见《学者之死》）；学校没钱，办校庆只好请出老校长，望着有“出息”没“出息”的学生尽情表演，老校长感慨怅然（见《放飞的希望》）；博物馆没钱，吵吵嚷嚷，闹出许多让祖宗汗颜的笑话（见《天缺一角》）……

我们无意用一种简单的观点去概括这些小说，但从中读者不难体会到市场经济对人们生存活动冲击的广泛性，也不难感受到这种冲击对作家观照现实、表现生活所带来的观念上的巨大影响。

现实语境对作家话语方式的制约引起众多评论家重新考量“现实主义”创作的真正内涵，并试图给予96年度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一种恰当的定位。当然，不管怎么说，即使我们并不把这些小说看作期待中的更高境界的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那么，它们至少也是对当下极富冲击和挑战的社会生活所作的积极回应。事实上，谁也无法否认，当中国改革的浪潮将所有阶层卷入，各种观念的没落、抵抗、纠缠、整合连同世纪末的情绪统摄了人们的现实存在的时候，1996年出现的众多的现实主义作品——也许其中大都缺乏现实主义所要求的对生活本质的理解与认识——具有“立此存照”的意义。在此，我们看到

的不仅是作家对时代与社会的解释，我们还看到了这些作家所秉持的意识观念、人文寄托和审美情趣。

除了这些贴近生活、具有强烈指涉性的小说而外，另一些不拘泥于现实的作品给我们的审美想象空间可能更开阔。史铁生的小说总是充满了对人生的感悟，《老屋小记》描写的人物其实并不普通，在那些看似残缺的社会底层的人们中，梦想竟是那样的金贵，生命因为梦想而有了不同凡响的意义。有了对生命、生活的格外珍视，才能把握史铁生小说的真谛。李唯的《中华民谣》的寓意是多层次的，与其说，作品呼唤一种新的干群关系、干部形象和干部制度，还不如说它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传发了我们对权力与民意、民众与信念、良知与生存等人生社会问题的思索。王安忆的《姊妹们》以作家插队的农村为背景，乡间女性的梦想与追求，在作家亲切而又从容不迫的叙事风格中得到了质朴、美好的展现。在中篇小说方面，李国文的《涅槃》、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阎连科的《黄金洞》、王荒的《口红》、王安忆的《我爱比尔》、刘恒的《天知地知》等也获得人们的好评。陈继明《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丁天的《幼儿园》是两篇在文体表现和人性探索方面都富有追求的短篇小说。人性的脆弱、人格的分裂和物欲社会中人们普遍的犯罪潜念，使月光下的空奶瓶的意象有着丰富的内涵。《幼儿园》的故事情节好似小报上的社会新闻，但小

说以多侧面、多角度的客观写法凸现的不再是戏剧性的情节，而是人们之间以及成人与儿童之间无法沟通的生存窘况。短篇小说在艺术上比中篇小说更精致、更具水准是 96 年度的一大特色。除上面提及的篇什外，迟子建的《雾月牛栏》、《白银那》、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贾平凹的《制造声音》、许辉的《碑》、李冯的《中国故事》、《十六世纪的卖油郎》等都值得人们一读。

在长篇小说方面，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以其文学表现的新颖和是否模仿的争论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史铁生的《务虚笔记》是在物欲主义横溢的生存空间中对人类精神的追索。陈染的《私人生活》、王旭烽的《南方有嘉木》、周梅森的《人间正道》、李冯的《孔子》也拥有各自的读者并获得评论家的关注。

1997 年 9 月

责任编辑/马春辉

封面设计/赵秀琴

1996年，现实主义创作在小说领域的“复兴”成为文坛议论最多的话题。一大批具有强烈社会指涉性的小说相继在文学杂志上与读者见面，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谈歌《大厂》、刘醒龙《分享艰难》、李贯通《天缺一角》、梁晓声的《学者之死》等即是其中的代表作品。现实语境对作家话语方式的影响与制约引起众多评论家的思索和忧虑。作品的是与非、好与坏有待人们评说。

史铁生《老屋小记》、陈继明《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丁天《幼儿园》以及贾平凹、迟子建、许辉、李冯的短篇小说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描绘与探索，在开拓艺术想象空间的同时，显示着本年度短篇创作的成熟发展。

在长篇小说方面，史铁生《务虚笔记》、韩少功《马桥词典》、陈染《私人生活》、周梅森《人间正道》等作品也拥有各自的读者……

ISBN 7-5048-2797-5



9 787504 827975 >

ISBN 7-5048-2797-5/I · 381

定价：22.50元

目 录

● 编者的话

● 中篇小说

天缺一角	李贯通 (1)
姊妹们	王安忆 (46)
中华民谣	李 唯 (77)
分享艰难	刘醒龙 (151)
大厂	谈 歌 (234)
九月还乡	关仁山 (203)
学者之死	梁晓声 (290)
放飞的希望	孙春平 (327)
跪乳	岳恒寿 (386)

目 录

●短篇小说

- 老屋小记..... 史铁生 (109)
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 陈继明 (125)
幼儿园..... 丁 天 (138)
中国故事..... 李 冯 (372)
雾月牛栏..... 迟子建 (273)

●短章五题

- 哺乳期的女人..... 毕飞宇 (444)
碑..... 许 辉 (451)
制造声音..... 贾平凹 (458)
少年英雄史..... 须 兰 (463)
乌鸦..... 陈应松 (470)

●推荐篇目 (476)

李贯通 山东鱼台人,1949年生,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正是梁上燕归时》、《洞天》、《李贯通中短篇小说集》等,其短篇小说《洞天》曾获全国优秀小说奖。现为山东省作协专业作家。

《天缺一角》 作为小说的名字是相当耐人寻味的。一座有着极高艺术价值的文物汉画像石,被无知的孩子砸核桃敲去了石像上端天空的卷状云纹,而在为汉画像石立亭保护时,人们与那孩子一样无知,本末倒置地将亭子盖在了市委书记题写的石碑上。小说围绕汉画像石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现实中的遭遇,以及于明诚等博物馆人员困守文化的行动,道出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精神境界的低下与文化的贬值。事实上,不仅仅是汉画像石上的天空缺了一角,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精神天空也缺少了什么。也许,汉画像石就不应出土,因为,曾经创造过灿烂文化的祖先并不能预见他的后代竟是如此低俗和无奈。

小说借助汉画像石这一具有丰富内涵的意象,生发了许多意味深长的细节,因而使小说中过于客观真实的、有着确定情境的具象描写保留了生活层面原有的象征和隐秘的成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篇小说恰是我们这个时代各种价值观念、利益趋向相互纠缠、消长的真实写照。

于明诚颇不情愿地躺在地排车上,儿子于大川拉着,文化馆李书记在一侧扶着,慢慢悠悠地出了医院。县医院距文化馆一里地,于明诚不时听到有人给李书记和儿子打招呼,也不时听到有人说,于老头又活过

来啦！其中有一位说得很玄，不是早就火化了吗？语气里惊喜与遗憾兼而有之。于明诚就想，如今的年月，大家都乐于糊涂了，人云亦云了，事不关己，没有谁去“考究”，小县城一个弹丸之地，难免“十步之内，必有谣传”……车轮子就是咯吱咯吱辗着谣传走进文化馆的。

四十天前，一向不愿串门的于明诚对馆里的同事们一一登门造访。他说他近日将有一场大劫，如果能把命夺回来，就一日三省，一定和大家好好相处，——天下熙熙攘攘，能在一块共事，本是缘分，十年修得同船渡；如果缘分尽了，就请大家原谅他所有的过失，他到了岸那边再为大家祈祷，“是皆秦之罪也”——他特别喜好苏秦的这句自责的话。

看他那一脸的凄楚无奈，一脸的认真，同事们无不酸了胸臆。在文化馆，于明诚有个绰号，叫做“准半仙”。他除了对金石学很有研究外，就是占卜术了。大家都求于明诚算过卦，也有应验的，也有不灵的，此时，大家都想起了那些应验的。比如，盛馆长家的新自行车被盗，于明诚说“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果真是重阳节失而复得；李书记的儿子高考，他算出“男儿西行学女红”，果然被西安纺织学院录取，——这个志愿本来并没有报；搞舞蹈的童舞产孩子之前向于明诚问卜，他说“一手撑开乾坤圈”，也还真是先露出了一只小手……越想这些事，大家心里越不安，就惴惴地聚在李书记和盛馆长身边，议定了几条防护措施：不让他出门，以防车祸；文化馆设了几个流动岗哨，以防歹徒；不让他喝酒，不让他工作；院里那口古井用水泥板盖了口，请电工做了一次安全用电检查。这一番工作都做细了，大家心里也踏实了，于明诚身体好好的，还能有什么灾呢？于是又想起占卜不灵的那些事。

谨慎的日子到了第四天，于明诚的话到底应验了。

文化馆坐北朝南，一座三层灰楼把它分为前后两院。设计人员说这座楼一石三鸟，办公、图书、宿舍，都囊括进去，最为实用，文化馆这样的老贫农，来个“拼盘”就对路了。楼前本是二亩杨树林，林中有石桌、石凳，可为琴棋书画，可供品茗阅读，曾几何时，文化味氤氲缭绕，为县城一大雅景。这些年开展以文养文、以副养文，推倒临街的墙盖起了各种各样的店铺。杨树两天之内伐个净光，那些石桌石凳，虽是笨重，却也能不翼而飞。院子一半是几十张台球案子，另一半搭起了两个帐篷，一个常年放录像，一个用来演杂技、耍猴弄熊、展览古尸……纷乱与嘈杂，不难想象。

文化馆的后院始终是后院。一亩多地，被十几家平分了，一块块的小菜园都经营得有声有色。置身其中，满目滴翠，遍体溢香，人与蜂蝶同醉。乌鸦和喜鹊也视这里为乐园，时而空中盘旋，时而地上觅食，时而栖息于院墙，直到有了夜色才各自归窠。这里人不畏鸟虫，鸟虫不畏人，人和鸟虫共同厮弄着、也共同享用着这个不可多得的清幽之境。还有西北角那个古井，黑黝黝张圆了大口，早晚呵吁着如烟的雾气，朝如虹霓，夜如素练，狂风吹不尽，无风亦自摇，更为后院平添了一份神秘。可以与古井比资格、比深奥、比价值的，便是平躺在墙脚下的那块石碑了。只是石碑不像古井那么富有生气，它身上裹了几层塑料布、稻草苫子，远看一口棺材似的僵挺在那里。

晚饭后，于明诚悠然来到后院，像往常一样浇菜、散步。菜地里通了几个自来水龙头，接上水管，用手一拧，水就汨汨而出。于明诚的目光正随着水流委蛇而行的时候，他听到了一种令人悚然的声音，仿佛鏖子一下一下凿在他的心上。他循声望去，石碑身上的塑料布和稻草苫子被揭去了大半，童舞的六岁的儿子童童正坐在上面，举着锤子砸核桃。他一路窜跳而去，石碑的一角已被砸却了拳头大的一块。他凄厉地一叫，仆倒于地。他为自己算的这一卦应验了，诊断书上写着：突发性心肌梗塞……

于明诚由儿子和李书记拉着，恍兮惚兮地回到文化馆。同事们早已在大门口迎候。大家簇拥着他，纷纷说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走到院子中央，不知从何而来的一片落叶飘打在他的脸上。他暗自一惊，就在地排车上为自己算了一卦。他苦笑着说，举头三尺有神明，看来是在劫难逃了！

二

于明诚曾是名牌大学政治系的高材生，本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如今的事实足以作证：他的同班同学中，副省级干部三人，厅局级干部九人，县处级二十七人，称得上辉煌显赫。1966年文化大革命，他正读大学三年级。他是被人们指责为逃避革命的逍遥派。在一场混战中，他充当和事老，却也意外地受伤。混战是在中午，战场是在城郊的一片坟地。薄暮时分，乌鸦的本无善意的怪叫却把他那颗即将飘逝的灵魂

衔了回来。他的伤并不重，只是头上鼓起了一个包。他身边歪着一只黑色的陶罐。他想在他昏倒的一刹那正是这只陶罐向他袭来。他忽而来了兴趣，细细地观赏着。陶罐上有几尾粗线条勾成的鱼，迷朦的夜影中，鱼儿渐渐苏醒了，翕腮抖尾，呼之欲出。他兴奋地怀抱着陶罐，跌跌撞撞走出了坟茔起伏的野地。

历史系的一位老教授把他和陶罐一起抱住，激动地说，宝！民族之宝！人类文化之宝！

于明诚就这样神差鬼使地“改行”了，他对自己的新的专业迷恋得如痴如狂，他感谢那个陶罐，感谢那个坟地，感谢那场混战。毕业前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破窗而入，躲进图书馆的一角，读了大量史书、工具书，对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洪适的《隶释》、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等专著，更是精心研读。大学毕业，同学们进京的进京，留省城的留省城，唯有他一人，分配到了县文化馆。

这个偏僻小县的文化大革命比外地晚了将近一年，于明诚进馆的时候，这里“破四旧”刚刚开始。上班后的第一个夜晚，电闪雷鸣，大雨如注。天空被一次次地凶残地撕裂，又一次次地顽强地弥合，地上满目汪洋，喧嚣鼎沸。于明诚正辗转反侧，徐馆长叩开了他的门。这时，正是深夜一点。

于明诚同志，你喜欢你的职业吗？徐馆长问。这虽然是个驼背老头，目光却分外犀利，闪电一般刺得人目眩。

当然……报到的时候，我讲的都是真话，我忠于我的职业。于明诚颤抖着说。馆长深更半夜屈尊而来，他预感到将会有什么大事发生。

于明诚，你能永不背叛吗？徐馆长逼近他。

能，我能。

于明诚，你能为自己的事业献身吗？

能，我能。

好，我相信你，也相信我自己的眼力。徐馆长从怀里取出一张拓片，你看看这个。

这是一张汉画像石的拓片，高约一米四，宽约七十厘米，画分三层。第一层上端为天空，有卷状云纹，共计九朵。云下有伏羲、女娲。伏羲头戴斜顶高冠，女娲头戴五梁华冠。伏羲与女娲均为人身蛇尾，两尾相互交缠。伏羲执矩，女娲举规，两背相向。中有两个小人，其尾也相交缠。第

二层为“子见老子”，二人都戴斜顶高冠，略为躬身，老子在右，面向左，孔子在左，面向右。老子手拄一棍，孔子手捧一雁献于老子。孔子身后有一身材较矮者，大概是颜回。第三层左边有一老虎，一位杂技艺人单足立于高翘的虎尾之上，两手耍着六个球；右边有一车，为两条鱼所拉，车载一大鱼，鱼上骑有一吹管老者，一男童站在管端舞一拂尘。

这真是瑰宝珍品！绝妙无比！于明诚看了又看，赞叹不已。

绝妙在哪里呢？徐馆长问。这句话，显然是要对新来的大学生“鉴定”一下了。

于明诚说，从内容上看，神话传说、文化掌故、民间生活存在于一块像石上，已属难得，而三者之间又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造人、育人、娱人，这与常见的汉画像石画面层层之间毫无干连有着质的区别，这就是说，整块像石是和谐的、统一的，可以说这是一幅画。从局部内容看，伏羲麟身，女娲蛇躯，是屡见不鲜的；“子见老子”，在汉画像石中也并不罕见；而表现民间生活、民间艺术的第三层，在汉画像石中恐怕是绝无仅有。这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其构思的奇特，寓意的深远，其旷达，其脱俗，在汉画像石中可以说是卓尔不群。这幅画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伟大的艺术恰恰存在于民间，进入境界的生活恰恰是民间生活……说得俗一点，对于今天的艺术家，这幅画是一本珍贵的教科书。从石刻艺术上看，精致娴熟，布局巧妙；人与物的刻划，或写意，或工笔，都极具动态。说它尽善尽美，绝不过分……

徐馆长听于明诚说完，闭目叹息，好了，我放心了。徐馆长眼睛再睁开时，目光里少了一份犀利，多了一份抑郁。他说，我老了，这副拓片给你保管。拓片只有两张，另一张在国家文物部门收藏。现在“破四旧”了，你要慎之又慎！

于明诚说，馆长，请你放心，我会像对待生命一样。

徐馆长说，你刚上班，也许想不到，这块像石就在咱们馆。

于明诚惊异得险些叫出声来。

咱们馆——咱们县，目前除了这块像石，没什么珍贵的文物了。徐馆长说，这块像石就在文化馆后院的西北角放着。那里有口古井，县志上记载，明代就有了这口井。千百年来，这里屡遭大旱，井水从未干枯过。1936年，老百姓意外地从井里“出土”了这块汉画像石。当时，省城几个懂行的奸商和此地的土匪勾结在一起，要把它偷偷卖到国外，运出

091297

一百多里了，又被我们队伍追回来，为它还牺牲了三个战士……一晃三十年，像石还在那里躺着……

于明诚说，应该立起来，再建个碑亭，至少也应该放在室内。

徐馆长说，1957年省里拨过一笔专款，碑亭还没来得及建，这里遭了水灾，这笔钱用来救济难民了。

于明诚说，再向上级申请？

谈何容易！徐馆长说，如今，别说为它建碑亭，连躺也躺不住了……

于明诚跟着徐馆长，披着雷雨，脚下蹬着滔滔流水，悄悄到了后院西北角。借着电光，于明诚总算见到了像石的真面目，尽管只是几个瞬间，却深深地烙在心上。他轻柔地抚摩着像石，如沐春风般地温暖。

雷雨愈加肆虐，水光迷茫，万物飘摇。浊水早已灌满了古井。

徐馆长从墙脚取出准备好的绳索、撬棍。于明诚猛然醒悟。不！馆长，不……他乞求着。徐馆长并不言语，把撬杠往他手里强硬地一塞。

像石平静地坠入井底了。两个人泥猴一般蹲在井沿，于明诚抱头抽泣，徐馆长盯住他，痴呆似的喃喃着，时机不到，不可出土，时机不到，不可出土，时机不到，不可出土……

后来的事正如徐馆长所料。文化馆所有的文物都被“破除”了，造反派们想起了那块像石。文化馆几乎被掘地三尺，也不见像石的踪影。文化馆人人被审查，人人遭“逼、供、信”，像石还是杳如黄鹤。再后来，徐馆长被无休止地揪斗，受尽了逐步升级的肉体折磨。除了像石事件之外，徐馆长致命的罪恶是他在建国初讲过一句话：毛主席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刘少奇三天不用功，赶不上毛泽东。那年的元旦那天，徐馆长失踪了。人们在古井里发现了他的尸体。打捞时，于明诚自告奋勇下到井底。他唯恐别人发觉井下的像石。他猜想，徐馆长最初绝不是选择这种自杀的方式，他不会提醒那些人这里还有一口被忽略的古井，他一定是向像石和古井诀别时，不慎跌落。于明诚又想，对于自杀，这里无疑是徐馆长最好的归宿。

像石在井底一沉便是十年。1977年春天像石重新“出土”，完好无损。首先向上级建议“出土”像石，并确凿无误地指明它的藏身之处的，不是于明诚，而是创作员小高。小高对上级领导说，水落而石出。小高的精明与内秀令于明诚惊诧不已，小高颇不以为然的说，这事能瞒得了外人，哪能瞒得了文化馆的人？于明诚一一问了，方信此言不差。为此，于